

本版编辑：王瑜明

立冬,与立春、立夏、立秋并称“四立”,都是表明一个季节的开始。它们与“两至”(夏至、冬至)、“两分”(春分、秋分),合称“八节”。口语中常说“四时八节”,四时是春、夏、秋、冬,八节就是这八个节气。四时八节都是一年中的转折点,或者说是重要的节点。

立,建立、开始的意思。冬,《说文解字》解释“四时尽也”。《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解释得更清楚:“冬,终也,万物收藏也。”从立冬开始,一年要结束了。那么,古人是怎么确定冬季开始的呢?推而广之,古人怎么确定春夏秋冬的起始点呢?两三千年前,智慧的中国人用“立竿见影”的方法,通过测影子,将连绵不断的时间分成了一节一节的,逐步总结出了二十四节气。

古代测量日影长度的装置叫圭表,当时绝对的高科技。垂直于地面的直杆叫“表”,水平放置于地面上、刻有刻度以测量影长的标尺叫“圭”。通过圭表最早发现的节气是“二至”:影子最短的时刻,是夏至;影子最长的时刻,是冬至。从夏至到冬至,最中间的时刻是秋分;从冬至到夏至,最中间的时刻是春分。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夏至时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冬至时太阳直射南回归线,春分、秋分都是太阳直射赤道。古人并不知道大地是个球,也不知道地球围着太阳转,但通过测量影子,就确定了四个节气。这四个节气最早发现,也最重要,如果把节气也分一个重量级的话。再进一步划分,冬至和春分最中间的时刻是立春,春分和夏至最中间的时刻是立夏,夏至和秋分最中间的时刻是立秋,秋分和冬至最中间的时刻是立冬。春夏秋冬,四季就这么划分出来了。

一年略长于三百六十五天,分二十四节气。每个节气都略长于十五天,分三候,每候略长于五天。立冬三候,一候“水始冰”,二候“地始冻”,这好理解,从立冬开始,中原地区的地表水开始结冰,然后大地也开始冻了。三候“雉入大水为蜃”,比较难理解。雉是野鸡,蜃是大蛤蜊。野鸡怎么能变成水里的大蛤蜊呢?二者花纹相似,但明显不是同一物种。古人那么善于观察世界,为什么会相信这种转化,一定有着我们不曾明了的逻辑。

关于立冬时节景致,写得最好的当属苏轼《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这首诗还有一个题目叫《冬景》,写了几个景致,荷尽菊残,只有“橙黄橘绿”最亮眼。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代言物种,一般人都推荐春桃、夏荷、秋菊、冬梅。但是,梅花不能吃,作为吃货的苏轼推荐的是“橙”和“橘”,都是柑橘类的果实,很称我的心意。苏轼喜欢柑橘,写了诗,也写了词,数量超过了写荔枝。在苏轼那个时代,没有进口水果,冬天能吃到橘子,幸福指数一定很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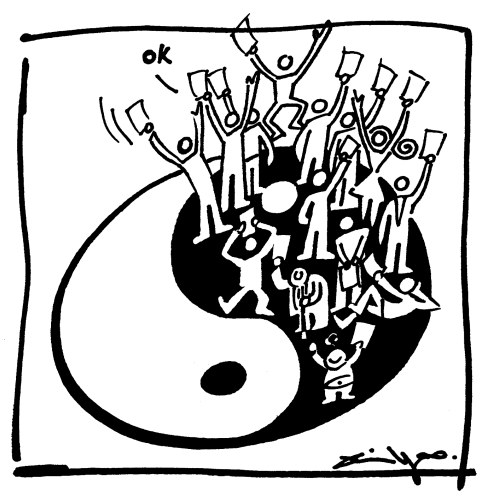
立冬时节,中原还没有到大雪纷飞的时候,温暖的江南甚至还不像冬天。白居易《早冬》写在杭州,其景致也与此时刻的上海也很贴切:“十月江南天气好,可怜冬景似春华。”“可怜”是可爱的意思,与“可怜九月初三夜”中的“可怜”是同一个意思。不是季节扰乱了樱花,也不是樱花开乱了季节,冬景仿佛春景,是因为江南本来就是钟情于世间万物的好地方。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冬天的关键词是“藏”。要藏好五谷,以备饥荒。人也要贮藏好阳气和体力,乃至一定的肉肉——冬天容易长膘,就健康来说,有适当的膘并不是坏事。



尼采曾说,听瓦格纳的音乐能使人至疯!的确,听他的音乐,能令人着迷、疯狂。来看看瓦格纳的崇拜者,巴伐利亚历史上最大的歌剧迷卢德维希二世,他亲自资助瓦格纳,建立拜罗伊特歌剧院,一年一度的拜罗伊特歌剧节在此举行。全世界瓦格纳迷们提前四五年便预订好门票,有些乐迷没抢到票不甘心,在剧院门口等退票,他们使出各种绝招,举着牌子:我是瓦格纳迷,来自哪个国家。人家一看你路途最远,最诚心,得票几率便大大增加。

瓦格纳的音乐为何有如此魔力,他对传统歌剧作了哪些惊心动魄的改革,他怎样通过音乐来表达“爱与救赎”的主题,为何说序曲是了解瓦格纳音乐最直接的途径?我想,近日“星广会”——旅德青年指挥家程晔与上海爱乐乐团“爱之死的咏叹”瓦格纳作品专场回答了这些问题。音乐会开篇是《漂泊的荷兰人》序曲,这是第一部真正的瓦格纳歌剧,从风格到主题,都可以找到作曲家晚期作品的预示。序曲包括了歌剧的主要音乐动机,在弦乐震音的背景下,圆号、长号吹出气势磅礴的主题,仿若



智慧快餐  
凡事阴阳平衡,核酸检测例外。

那年,木匠家的儿子小毛人赘做了女家的上门婿,前楼空了,说书艺人王授章就成了租客。搬家那天,乘“祥生”来,蛮有派头。白净俏丽的王师母急急地跳下车,领路抬箱拎篋。不巧下起了雨。紧急催急喊往里搬。王先生呢?举扇挡雨,不疾不徐,湿了一身,悠悠地迈着四方步晃进弄堂,就像戏台上出场的相公。众人看不过眼,叽咕喳喳议论。对门的孙婶心有不忍,拿伞来遮。先生一声谢过,手一挡,径自往家去。孙婶愣了,嘀咕:这人,怎这个式道!王师母耳听口语:我家先生哪,火烧屁股,都不着急的!有人扔话:这角儿,有定力!王氏夫妻虽不多与人语,但随和。邻里相处颇善。日子长了,王师母与孙婶成了无话不说的“闺蜜”。一日无事,闲坐闲说,孙婶好奇,你一急性子,怎就看上了慢郎中?她嫣然一笑,缘分哎!孙婶点头,一块馒头搭块糕。又问,知心恩爱,怎生个一男半女?她低眉垂眼:有过的,流了!诧异了,这怎说的?话赶话,就聊上了。她本是扬州城里的富家女。人虽

百样美,惜乎早早定了“摇篮亲”,就养在深闺人难识。虽如此,但“青山遮不住”哎!及笄之年,上门提亲的,户限为穿。因早年间已定了“摇篮亲”,当是一概谢绝。一众痴男情肠不已。“摇篮男”闻讯,即上门正式提亲。谁料想,当年的俊男,不学好,轧坏道,成了二流子,也就“非复吴下阿蒙”了。姑娘心灰意冷。就此,茶饭不思,一蹶不振。其母原是一书痴,时常唤说书艺人王先生上门开小灶。为分女儿的心,遂唤来听书。孰料,耳闻目染,迷上了。授章先生的书说得极好,尤其是一部《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说得委婉动人;听的,如痴如醉,欲罢不能。书迷人,人更迷人。授章先生白白净净、相貌堂堂,文而有雅、音色美悦,且举止投足,礼貌周全;能不动了芳心?也正应了书情:这一厢;待月西楼下,私会定良缘。那一边;金乌西坠后,踰墙见芳菲。至此,情缱绻意,难舍难分了。

某日,男家来人,正式下了聘礼,定下娶亲日。情急下,二人夤夜私奔,搭船来了沪地南市一带。好在先生术业有专攻,生计也

就不愁。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那天,书场散罢,授章踱步回家。没承想,被人盯了梢。第二天晌午,王先生起床餐罢,刚泡了一壶茶,就见夫人一闯闯进,慌忙来报:大事不好。扬州的带人来了!二人不容分说,拎包携篋出了后门,逃之夭夭。身怀六甲的王师母一路狂奔,加之心惊胆战,竟流了产。虽无论男女,但成了夫妻俩心头的痛!后来,不停搬家,再也不敢怀孩子。辗转中,来沙泾河畔棚户地,图求隐秘。孙婶听着,心酸,跟着流泪,还叹:何苦哎!话虽如此,却拍胸脯:放心,我帮着一起防!

防不胜防!某天午后,忽有一帮人闯进,连拉带拽,拖上车。孙婶急拦。没用!男主,义正词严:摇篮

句子是彼此交叠在一起,没有明显的断句和口气,但气息无与伦比地悠长,因此这首作品最难演奏的地方就是要掌握好整体的节奏推进和高潮点的制造,速度微变,主题也就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升华。曾听过尼尔森斯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在上海的现场,印象特别深刻。而程晔同样运用手中的调色板,渲染气氛,速度慢慢加快却了无痕迹,瓦格纳具有革新意义的特里斯坦和弦被演绎得入木三分。尤其转到f小调,瞬间的情绪捕捉和之后的喜悦在层层浪涌与半音化音型交织中不断升温,音乐厅几度被渲染成金色!爱情被死亡中断,但并不意味着爱情的毁灭,而是一种更高境界的永生!

听到这里,我着实感受到瓦格纳作品中戏剧与音乐更为紧密的内在关联,也体验了他精神世界中永恒的爱主题和浪漫主义艺术理想。听瓦格纳的音乐吧,他的音乐就像一剂爱情灵药,听了会上瘾的。

很长一段时间,我是“恐孩族”的一员,担心孩子一来,我这个大儿童就得乖乖变成灰扑扑的家长。而改变我这个想法的,是一位在异国旅途中结识的同胞少女。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永远记得她在屋顶上灿烂的笑容。

2010年春节前夕,我记得自己是抱着电脑在候机厅角落里完成了最后一项工作,才赶上了飞往成都而后又转往加德满都的航班。加德满都满大街都是摩托车的喧闹,我和丈夫住的小酒店停水停电(据说这是老城的常态),室内一片漆黑,我们打着手电找到床,好容易等到一炷香那么细的水从水龙头流出,却又烫得像热油。第二天按计划包车到博卡拉,当山峰的影子像剪纸般沉入悬崖边的暮霭后,又开了很久,直到我悄悄攥紧丈夫的手,以防变生不测。入夜,又经过了很多市集的灯火,才在费瓦湖边的酒店停下,全程十个小时多。后来我们才知道,从加德满都到博卡拉,仅两百公里。没想到住下后还有“惊喜”,房间又小又破,楼下酒吧彻夜弹唱。凌晨五点,我们去鱼尾峰看到了壮观的雪山日出,然后回酒店商量换房。

“哎,你们要是不嫌白天停电,就住到我们这边楼里来,客房好多了,还便宜。白天会停电,你们反正在外面玩,不影响。”听到我们说中文,突然,一个轻轻的声音在耳边出现,一位俏皮又优雅的短发女子朝我们笑。聊起,她也来自上海,甚至和我们住同一街道片区。她已在此住了好几天,偶然得知酒店老板另有一个客房区还没对外开放,只有晚上才有热水和电。她考察后就搬了过去,相当满意。在她的力邀下,我们来到只隔一条街的另一栋楼。果然,这里静谧、宽敞、阳

亲,礼聘了的!人家理直气壮,你奈其何?孙婶顿时噎住,拍手跺脚地慨叹:生生地拆了一对鸳鸯哎!及至先生说罢茶,散了场,踱步回家,为时晚矣!这一回,不慢了;立马叫车,去“十六铺”,打票上船,急急地回扬州寻妻。哪晓得,此一去,竟音信杳无。众人估猜,先生即便找到了夫人,也无济于事。唉!可惜了,只做了半路的夫妻。腹笥丰赡的教书先生书鸿林劝慰:莫慌!“摇篮亲”?封建旧俗哎!眼下是新社会了,讲的是自由恋爱,婚姻自主。授章先生不糊涂。找政府,依法理,大大方方地去登记,保不准,名正言顺地就成了眷属哩!果不其然,几年后,授章夫妇托人带话:鸳鸯梦重温,还添了丁。喜讯传到,宽慰了众邻。

朋友和熟人相遇街头,免不了道一声:“有空来坐坐。”没有人会说:“没事上我家站站。”坐似乎是人的嗜好乃至必须,哪怕乘两站路的公交车,最好也能找个位置坐坐。

在城市里,不少人除了睡觉,一天中大部分时间是坐着的:清晨坐在餐桌旁用早饭,吃完早饭后去上班,在办公室几乎是一坐到中午,吃过午饭一直坐至下班,晚饭后又是坐着看手机、电视或书报。其实,除了坐办公室的人,别人又何尝不想多坐坐呢。车工、泥瓦工、餐厅服务员……他们也不是天生不喜欢坐的人。而在某些国家,许多人每天几乎只有半小时的时间是站着或走路的。

坐的历史由来已久,我们的祖先早就认识到“坐”这种人体姿势了。他们坐在地上取火、磨打石斧、石箭……人出生以前,在娘胎里就已是坐着了(尽管胎位有所不同),这倒是一点不错的。

想坐,是因为懒惰吗?不,人是需要坐的。当代有不少人类学家认为,人类在进化史上引以自豪和区别于动物的重大突破之一是一双腿直立行走,然而这一突破还没有达到最完善的境地,所以人还必须经常找个地方支撑自己——背靠着墙、手臂放在桌子上、屁股搁到一个可坐的地方;后者尤为重要,没有椅子,也可坐在一个树桩上、一块树头上,哪怕席地而坐,也比站着强,因为直立对人体的脊柱、肌肉和韧带都是很大的负担,所以人不能总是保持直立的姿势。我们行走或站立时,体重主要由骨盆承担着,如果坐下来,这时体重的三分之一分配给双腿。只要双腿不是悬挂着,同时手和臂都有所依靠,便可进一步减轻骨盆和腰椎负担。坐时,人的坐骨犹如一把摇椅的弧形底座,人们可以任意将身体摇来晃去,从中求得个舒服的姿势。美国人修斯曾作过理论上的计算,认为人的舒适坐姿约有一千种。

“坐”还有某些别的意义,例如有人把位置让给你坐,那是对你的尊重和礼貌;有人在来访者面前坐而不起,可能是出于“自尊”,也可能是故意怠慢来者……不过这些与“坐”本身的必要性已无多大关系了。

光灿烂,我们上到屋顶,突然有人大声对我们说“嗨”,在藤椅上坐着一位穿着绿色冲锋衣外套的长发女孩,容颜秀丽,约莫十岁光景,她一只脚跨了夹板,搁在栏杆上,像是受了伤。这就是母女俩在此耽误好几天的原因——在博卡拉久负盛名的布恩山“小环线”徒步时,女儿的脚步伤了。母亲带她去看了当地医生,上了夹板,在此休养。刚才遇到我们,就是母亲出来买饭。

一般人在旅途中遇到这种事,多半沮丧,母女俩却一派乐天,就像这也是个好玩的项目。母亲并不忧愁尼泊尔的医生治不好孩子的脚,女儿则自得其乐,尽管行动不便,还逗猫逗狗看蝴蝶,晒太阳写作业看书聊天,一样不落下。和我们说话时,她大大方方,仿佛我们已经认识了很久。“她呀,走到哪都能交朋友。”母亲说,从小就带她满世界逛,什么状况下她都能找到乐趣,语言不通也能和当地人聊成一片。瞬间,我的心也打开了。我更从容地去拥抱异国他乡种种的状况,怀着乐趣去体会大千世界的丰富辽阔和每一次际遇的不可复制。

过了很多年,当我和丈夫说起因何开始“不害怕”孩子的时候,我们不约而同把指针拨向了在屋顶上遇到绿衣少女的那个时刻,她和她的母亲无意中向我们这对当时还年轻的小夫妻展示了何为美好的教育,展示了“世界的”孩子,以及,孩子为“家长”带来的可以不是年轻的反义词,而是年轻的倍数拉长。这让我们感到安心和向往。如今,屋顶上的绿衣少女应该已到双十年华,而我们也有了一个从小带到各地行走的女儿。如果她们在某一天相遇,并不会知道彼此曾有过风一般轻盈的、隐藏的联系,但我想,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发出微笑吧。

有空来坐坐  
陈钰鹏



知苑新语

雅玩